

中国曲艺研究会主編

山东快书創作选集



作家出版社

中国曲艺研究会主编

山东快书创作选集

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五七年·北京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登记证字第067号

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※

书号 691 字数 114,000 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$6\frac{1}{4}$ 印页 2

1957年7月北京第1版 195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7300 册

定价 (C) 0.55元

編輯前言

一、解放以来,山东快書創作有了很大的發展,出現了不少优秀的作品。这里选收的是其中一部分。希望通过这个选集的出版,在推广优秀山东快書节目、繁荣山东快書創作上起到一些有益的作用。

二、这本选集除选收具有一定的思想、艺术水平並在羣众中流行的作品以外,也适当地注意到題材新穎、现实意义較强的作品,以滿足羣众的多方面的需要,促进山东快書創作的題材、样式、風格的多样化。

三、选集中的作品,由於种种原因,未能分类編排;篇次的前后,是隨便排列的,並不表示編者对作品的估价。这是要說明的。

四、选集所根据的資料,得不完全,同时限於我們的能力,难免不当之处,望大家指正。

中国曲艺研究会

目 次

編輯前言·····	1
-----------	---

三換春聯·····王 澍·章 明·趙興堡	1
大老張入社·····王希堅	19
一車高粱米·····王桂山·劉學智	35
抓俘虜·····王桂山·劉學智·高元鈞	56
偵察英雄韓起發·····劉 鵬	76
偵察員·····聲 遠	88
“鬼火”·····呂紹堂·	

江 航原作 陳 村·鄭 策等改寫	112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夜走五雲山·····凌 霄	123
三只鷄·····李 二·劉學智	140
亲生兒子鬧洞房·····河 堤	159
小武松·····邵堯夫改編	173
大搬家·····王允平	180
羅“參謀”·····張 覺	185
高个兒·····章 明	190
大方人·····章 明	194

三 換 春 聯

王 樹 章 明 趙興堡

(開場白)各位同志，今天我說的這個段子，叫作“三換春聯”。這春聯就是咱們過春節貼在大門上的對聯。“三換春聯”是說有一個人，他過了三個年頭，換了三副春聯。有位同志說了：誰家過春節還不得換一副新春聯，有什麼稀奇？我說，您不知道，人家換春聯換得有學問。不信，您聽我說說：

說了個老漢住家在山東，
他姓李，名運通，還有個外號“老運通”。
他今年五十歲出頭掛點兒零，
論成分本是一個老中農。
這老漢莊稼活上是個好把式，
經驗多，辦法強，耕、種、鋤、割都精通！
幼年間也曾上過幾年學，
念過那趙錢孫李百家姓、千字文和三字經。
他兒子大明是解放軍的好戰士，

边防線上立過功。

他老伴省吃儉用會把日子過，

老兩口不愁衣食不愁窮。

有人說他越老越走運；

“可不是，我這就是老運亨通！”

（夾白）“老運通”的外號就是這麼來的。

五二年，村上成立了合作社，

社長名叫李文宗。

李社長三番五次來找李老漢：

“運通叔，你的思想通沒通？”

老漢一聽哈哈笑：

“通啦！這點兒事情還想不通嗎？”

“那你老就入社吧！”

“誰入社？你運通叔不是三歲小毛孩，

你哄哄勸勸就把你們的白話聽？

哼！你們說結社以後能增產，

依我看，簡直就是胡折騰！

我問你：結了社，人能多長兩隻手？

結了社，看家狗它能把地耕？

結了社，一棵高粱能吐兩個穗？

結了社，黃豆根下能出花生？”

“那當然是不能啊！”

“這不就結了嗎！

再一說，人要多了心不齊，

你要往西他要往东。

亲兄弟天長日久还要分家散了伙，

何况这張、王、李、赵，百人、百家、百秉性！”

“运通叔，你听我說。”

“你說吧！”

“結了社，一人不能多長兩只手，”

“是啊！”

“一个人可能頂上兩個人用！”

“那才邪門兒咧！”

“結了社，一棵高粱吐不出兩個穗，”

“对！”

“可要比兩個穗的高粱多收成！”

“越說越玄啦！

不怕你把耗子吹得有牛大，

我光会看来不会听。

你別看我人老不中用，

敢和你們比輸贏！”

“嚨！这么說，您是要和社里賽一賽？”

“賽賽就賽賽！”

“运通叔，我还是劝您……”

“嘿！你害怕啦？”

“合作社还能害怕啊？就这么办吧！”

老运通把社長打發走啦，

老婆婆过来把当家的叫了一声：

“当家的，文宗說的都是理，
你咋当成耳旁風呢？”
“你懂啥，咱家伙齐全牲口硬，
十二亩好地在村东，
我要入社一定合不上，
就好比一塊肥肉熬在一鍋白水中！”
“这話你咋不跟文宗說？”
“这話你能說給外人听？”

（夾白）他也知道这話不好听哩！
“那你不入社就不入社吧，
又何必跟人家社里比輸贏？
你还想賽过人家合作社？
說起話来不牙疼！”
“別罗嗦啦，你真是头髮長来見識短，
跟你說話是白搭工！
和他們賽賽又有什么了不起？
管保他們只有輸来沒个贏！”
且不說老运通当时夸了海口，
地里活計他可真真下苦功：
早起晚睡把庄稼勤侍弄，
出出进进总把个糞筐拾在手中。
这一年風調雨順年景好，
他的谷子長得黑油油的不透風。
合作社組織起来头一年，

經驗不足本錢輕。

社里的谷子一亩打了整三百，

老运通打了三百挂点兒零。

甯！这一来他就像封官挂了帅，

人前人后抖威風。

走起路来横着个膀，

小胡子撇的好像一棵葱。

有一句話逢人必說沒个忘，

（夾白）哪一句啊？

“知道嗎？合作社輸給了我老运通！”

遇着个落后的恭維他几句，

他眯縫着眼睛越听越受用。

这一晚，他心里高兴睡不着觉，

給兒子大明写了信一封：

“告訴你！我跟合作社競賽得了胜，

咱的庄稼强过社里的好儿成。

大明啊，你在部队上是功臣，

生产模范是我老运通！”

（夾白）誰封的他！

过了些日子大明的回信到，

老运通未曾拆信笑盈盈：

“屋里的，兒子大明的信到了。”

“那你念給我听听！”

“好。‘爹爹来信我收到，

知道了二位大人身体壯实很高兴。

部队里展开軍事大訓練，

兒又在練兵当中立了功。’

又立了功啦！哈哈！

‘您来信提起竞赛这件事，

我可認為……’小杂种！”

“呦，他这是罵誰啊？”

“他敢罵誰？我罵他哪！

我不入社他不贊成！

他还說：‘不入社將來要后悔，

自私的思想要洗清。’

还叫我把眼光放远点兒，

这一条單干的道路行不通！”

“孩子說得对嘛！”

“你閉上嘴！兒子說我还不够？

你也来棉花地里乱栽葱！

好，他說我眼光看不远，

我就来个三年計劃賭輸贏！

三年之內胜过合作社，

家中事，不許你們娘兒倆瞎嗡嗡；

三年之內輸給合作社，

大明怎說我怎听！”

你看他心中憋足这口气，

恨不得明天就能定輸贏。

大雪飄飄春節就要到，
村里頭到處鬧哄哄。
這一天，老運通鎮上去把年貨辦，
買豬肉，買粉條，還包了包糖食提手中。
轉身又走進了賣春聯的對子鋪，
掌櫃的起身把他迎：
“來啦，看看吧！
今年的對子真不少，
盡都寫的新內容：
這一副寫的是發展農業大增產，
那一副寫的是互助合作的優越性；
這一副寫的是實行農業集體化，
那一副寫的是單干的道路走不通。
您看中哪副要哪副，
兩千一副，價錢挺公平。”
老運通看着春聯直搖頭：
“哪副我也沒看中。
這一副，這字兒寫的不帶勁，
那一副，紙張刷得不够紅。”
這哪是他心里的話，
分明是他看見這些詞句就頭疼。
老運通轉身奔了紙鋪子，
買了張紅紙回家中。
他心里打了個好主意：

“我自己編一个新詞、新内容!”

轉眼到了大年三十后半夜，

家家戶戶灯火紅。

这一家燉了一鍋肥猪肉，

那一家饅头包子上籠。

这时节，老李家打开了門兩扇，

从門內走出了老运通。

他老伴打着灯籠把門框照，

鮮紅的对联貼在門上不歪不斜不上不下挺端正。

上联是：小兒參軍保国，在部队屡建奇功：

下联是：老汉單人匹馬，第一年旗开得胜。

橫批是：老当益壯！

老运通瞅着对联哈哈笑：

“写副对联費啥工！

屋里的，明年的对联我都想好啦，

上联不动，下联改改就能用！”

“咋改？”

“改成了：老汉單人匹馬，第二年又逞英雄。

橫批是：越战越强！

第三年的也都想好啦！

上联不动，下联改改就能成！”

“咋改？”

“改成了：老汉單人匹馬，第三年大获全胜！

橫批是：百战百胜！”

先不提老运通自己想的美，
那合作社，轉过年来光景与前大不同。
学技术，找經驗，
社員們的热情似火紅。
老运通心里暗盤算：
合作社今年可不稀松！
如今人們都夸獎我，
說我是單干的旗帜李运通。
万一叫合作社比过了我，
这个跟头栽的可不輕！
对！我得暗中学着干，
他們的办法，我得一一的記心中。
过完了大年初三到初四，
合作社垫圈积肥就开了工。
老运通說：“庄稼人半年辛苦半年閑，
哪有个大年初四就乱哄哄！”
說着說着也背起个大糞筐，
大清早从西轉到东。
“老运叔！大年初四你怎么也拾糞？”
“是啊，我閑着沒事筋骨疼！”
合作社买来了肥田粉，
他又說：“这个石灰面子有啥用？”
說着說着他也进城去，
“石灰面子”他也买了兩大桶。

合作社發動婦女來生產，
他又說：“可當心鋤斷了麥苗蹣爛了蔥！”
說着說着回家他把老伴叫：
“屋里的，今年和往年不相同。
咱家中以往的勞動組織不大合理，
地里的活計，你干的過於輕。
從今後你要多加一把勁，
婦女生產最光榮！”

（夾白）他都學會啦！

有一天，合作社添了驢子和大馬，
老婆婆告訴了李運通：
“當家的，我看咱們也添匹馬，
一馬能頂兩牛用。”
老運通一聽真窩火，
又是氣來又眼紅：
“算了吧，常言說壯牛強過馬，
高頭大馬中看不中用。”
又一次，合作社添了架馬拉收割機，
割起小麥快如風。
老運通單門獨戶買不起，
他只好捏着鼻子哄眼睛：
“算了吧，咱去年小麥種的少，
沒有這玩意兒也能行。”
老婆婆知道他心里的事，

拿話打動老運通：

“唉！咱們連个牲口都添不起，
人家拖拉機要來了，咱們就更不中啦！”

“什麼拖拉機，拖拉機，
它比我的黃牛還差几成！
它能耕地，黃牛也耕地，
黃牛拉糞，拖拉機它却干不成。”

（夾白）您听听他这个理！

你看他心里越虛嘴越硬，
侍弄庄稼也就更加工。

為競賽，他起五更來睡半夜，
累的睡在炕上喊腰疼。

有道是人勤地不懶，
到秋后掙來一个好收成：

高粱一畝收了三百六，
谷子玉米四百還挂零。

老運通這才喘了一口氣：

“喘！今年的競賽准得贏！

就算他合作社里也增產，
他哪能增的过我老運通！”

想到此，他背起糞筐出門去，
合作社里找到了李文宗：

“文宗，我到此不為別的事，
問問你們啥收成。

合作社天天喊丰产，
究竟倒是丰不丰？”
李社長聞听哈哈笑，
不謊不忙报收成：
“棉花一亩收了三百三，”
“啊？”
“高粱四百挂点兒零，”
“有这么多？”
“谷子玉米超过五百，”
“我可不信！”
“不信，咱們来称一称。”
老运通听罢了这番話，
不由得臉上一陣紅。
他說声：“回見！”就要走，
李社長一把拉住不放松：
“老运叔，你也把你的产量談一談，
咱們社里是虛心學習，接受批評。”
“我的产量……咱們今年下的是和棋，
你們沒輸，我也沒贏！”
老运通一溜小跑回了家，
搭拉着腦袋不吭声。
村里的單干戶見他泄了气，
一个个暈头轉向發了蒙。
老运通憋住了一口气，